

文化基因的深切守望,内心乡情的徐徐燃亮

——“‘村歌嘹亮’2025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简评

◎张世超

历经三载深耕基层文艺沃土,“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项目——“村歌嘹亮”2025内蒙古村歌大擂台,于日前落下帷幕。虽然未能赶到蒙蒙细雨的现场观看,但直播与回放中的航拍更具立体感,镜头在舞台特写与高空全景间自如切换,婉转歌声穿透雨幕,与广袤天空、丰饶大地交织成一曲磅礴交响。这场跨越空间的沉浸式体验,将乡村的灵韵与艺术的感染力凝于方寸屏幕,以震撼人心的立体画卷,直抵心灵深处,令人沉醉不已。

“村歌嘹亮”:形魂统一的小舞台、大世界

“村歌嘹亮”策划之初,其主旨就是:聚焦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和乡村文化振兴重点任务,激发新时代乡村文化活力,构建各族干群群众共有精神家园,推动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落地见效。因此,从首届到今年的第三届,每次都选在富有特色和代表性的盟市及乡村举办。

2023年,首届“村歌嘹亮”大擂台在全国第四批“美丽宜居村庄”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大路镇小滩子村启幕。小滩子村紧邻黄河,是集山、水、林、田、湿地等多种风貌于一体的自然生态景观区域;2024年“村歌嘹亮”大擂台来到了美丽富饶的岭上兴安。刚刚结束的2025年“村歌嘹亮”大擂台,设到了位于晋、冀、蒙三省交汇处、被誉为“内蒙古西部高原绿色明珠”的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苏木山脚下。

“村歌嘹亮”内蒙古村歌大擂台,自诞生起便以鲜明的艺术品格独树一帜——形魂统一,小舞台、大世界。这个“形”,呈现的既是艺术舞台之形,也是北疆地域和乡村美丽的风貌之形;这个“魂”展现的,既是歌曲内涵之魂,更是乡村各族人民乡情、文化与精神之魂。二者交相辉映、融合绽放,小舞台彰显出独特情怀和魅力的大世界。这就是“村歌嘹亮”这项文艺活动的独特创意、新鲜的艺术内蕴与张力所在。

村歌:守住各族人民的乡情、文化与精神之魂

把村歌打造成一项歌曲擂台赛在全区全面推开,还是个新鲜事物。因此,认识到了“村歌嘹亮”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就认识了村歌的价值和意义。

一项活动,看似程序化地征集、辅导、创作、完善、排练、演出,实际从效果和本质上看,其过程就是聚情、塑形与铸魂的过程。“村歌嘹亮”大擂台每一届经历的都是这样难忘的历程。如今年乌兰察布赛区选拔赛从年初便开始启动,共征集到38首参赛作品,经过现场比赛评选出5首一等奖,其中就有本届刚刚获得全区“最美村歌”的《天下兴和》、《优秀村歌》《牵挂》。这个过程几乎调动了全地域基层的文艺家、文艺爱好者,人人都经历了一次乡情、文化与精神的触摸、沉淀、碰撞与洗礼。

一台演出,看似一个个节目的展示,效果却



是文化的浸润与启迪,心灵的抚慰与激励、灵魂的捧读与守望。正如《牵挂》中唱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梦回大发街》中唱的:“世事纷繁,终日奔忙,却总想回到我成长的地方”。因此,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守住乡村各族人民的乡情、文化与精神之魂,关键之处是:既要“我的家乡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看》),也要“一半烟火,一半豪迈”(《快乐村排》);既要“小桌上摆满大丰收”(《乡愁》),也要“留住乡愁老味道”(《萨县老味道》),真正生发出心底“一生难舍是乡愁”(《乡愁》)的动人情结。只有这样,“村歌嘹亮”被称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引擎’”“北疆文化乡音‘活名片’”的美誉,才名实相符,真正做到有形有效有情有魂。

本届“村歌大擂台”来自12盟市的20首原创参赛村歌,经过层层申报、逐级选拔,按“文化创新”“乡村振兴”双维度分类,从盟市推选的53首村歌中脱颖而出。呼和浩特、通辽、赤峰、鄂尔多斯、乌海各1首,包头、兴安盟、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阿拉善各2首,呼伦贝尔3首,具有鲜明的乡村特色和代表性。“村歌嘹亮”大擂台致力于守护各族人民乡情、文化与精神之魂的追求,全程付出的细致敬业的工作精神,令人赞

叹和欣慰。

村歌是纯金的矿藏,值得深挖细采

“村歌嘹亮”的价值和意义如此鲜明,其矿藏的成色如何,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从“村歌嘹亮”三届赛事情况看,“村歌”的含金量可圈可点。优秀的作品就是最大的天然金块,其纯度是核心标准。从2025年5月21日起,内蒙古文艺微信公众号开辟了“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播与赏析,回顾呈现了“村歌嘹亮”的优秀作品。如,“村歌嘹亮”品牌活动主题曲《村歌嘹亮》既是为此活动倾心打造之作,也已成为乐坛流行之作,今年不仅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其传唱

度也日渐走高。由此可见,“村歌嘹亮”持续嘹亮的键,是不断挖掘出亮眼心亮情的“纯金”作品,更在于推出的村歌让村民能唱、爱唱,一直喜欢唱。这几年,自治区文联重点推出的几场演唱会,都面临这样的拷问。但都用作品给予了有力的回答。“‘唱响北疆’内蒙古新乐新作演唱会”,推出了《豪爽内蒙古等你来》;“歌游内蒙古·唱响北疆——内蒙古原创歌曲演唱会”,推出了改编自科尔沁地区同名经典民歌的《天上的风》等优秀原创歌曲。成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今天的孕育积淀必定是未来的闪光。

以上这些系列活动各具特质,异彩绽放,形成了北疆音乐文化活动审美结构上的多元互补、和谐互动,也发掘和培育出一批富有潜力的青年音乐人才。北疆底蕴,时代气派,枝繁叶茂,繁荣景象令人悦目共情。

村歌是守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最美载体

中国社会的变革从未停止,城市文明浪涛汹涌。然而,当我们蓦然回首时不禁会问,古老大地上的乡村文化基因还好吗?本届“村歌嘹亮”,歌曲《快乐村排》引人注目,成为闪光的注脚。这首歌曲源于近年来鄂尔多



漫说晓角诗作的“村庄”意象

◎赵海忠

“鬼”的村庄

先分析晓角的一首短诗:

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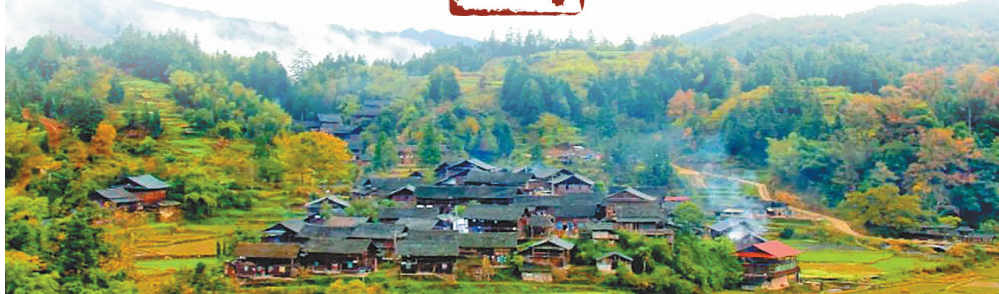
在村庄
我的四季是四位孤独的鬼
在我的村庄
他们流着眼泪
拥抱着我

村庄是人们生存、生活、生产的聚居地,起源于远古时期,后世不断演化发展。村庄有主体成长经历和生活体验,不管是欢乐快意,还是矛盾挣扎,难断骨血之相连,常常是诗人的描述对象。看得出来,《记忆》下笔十分利索直接,一个“在”字,坚定清晰地将诗的范围限制在村庄。粗线条讲,四季既是完整的年月轮回,也是四个不同的时间单元。《记忆》把“四季”比成“鬼”,暗示抒情主体与“四季”的双向交流和沟通,是在精神和魂魄的渠道领域进行,打通村庄的今世来生,是诗人的一种主观化“记忆”。

“在我的村庄”较之于“在村庄”,增加“我的”两字。由此,诗作进一步确认彼此归属,我的“村庄”、村庄的“我”,耳提面命,刻骨铭心,彰显亲密度和个性。他们流着眼泪/拥抱着我”,意象虚实杂驳,场面凄婉无畏,无言中写尽关怀和庇佑,是“玻璃十分瘦弱/却容忍霜花开满她的脸”的具体写照,让人欲哭无泪、有泪难流。四位孤独的鬼、我的村庄、眼泪、拥抱,神圣、朴实、温情,蕴含诗人难以舍弃的乡土情结、村庄归属。

在可见的晓角的诗里,“村”字出现70多次,“村庄们赶来收留我的时间”“一段一座农村一样的脊梁”“村里逐渐变暖”“村里月亮不再生病”“村庄头发减少”“我的村庄转为寂寞”“村庄哭泣”“村庄只剩下一个人”“村庄和村庄手拉手”“村长在薄雾里”“静守/地上的村庄”“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这些不同的诗句,凸显村庄记忆,关注心灵归宿,确定“村庄人”的个体身份认同,是晓角对村庄的多角度聚焦,多维向勾勒。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村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世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村庄。晓角呢?十七年来我生活在村子里,从前是只有五户人家的危房村,现在是扶贫房成排的移民村。我所有的情感都产生在村庄里。“荒草、土路、田野、房舍等要素,协力构建晓角的村庄格



聚着诗人的眷恋。

当然,面对“连血液都劳累”的生活困境,诗人要“在冬天来临前挖一个地洞”“在雨水熄灭前躲进自己的心”。她在找到属于自己的村庄的“春”的同时,也写了非“春”的逃避和不谐。“几棵大树,喜欢参观天的那种/在上个星期日午后/被伐走了/他们一生的岁月被偷尽/就像,父母/草地上只留下他们自己/和细细的/幼嫩的年轮/在妇女和春孩子的陪伴下返老还童/在这个春天/环顾一生”,字里行间充盈着对迎春而行、灭春而动的震惊、无奈和遗憾。“十七个春天在养麦皮枕头里暗渡陈仓/这样的夜,无法思考麦子、野花”,满含时光流逝、虚度光阴的慨叹与追悔。“提起春天/就想起秋天/写到农田/就想到死亡”,其间隐含着时序严然更迭、生命内在牵连的感悟。“双手紧握,眼睛里长着春天的草/前路漫漫,足有村口到考场的距离/在路边我看你走过后/也许只有榆树会解释你的命运”,少有的长句子,写尽难以忘怀的母亲遭遇、不可重来的人生际遇。这些诗,不作一味的表面廉价鼓吹,“春”意象更加丰富多彩、复合饱满。

村庄凝结记忆,诗心依恋春天。晓角构建独特的“村庄”世界,天然嵌入“春”,回故乌兰察布村庄历史,疏浚乌兰察布村庄暖流。晓角常对“春”作人格化处理,诗笔在写实与象征间交叉缠绕,呈现厚实多元的风貌。

“草”的村庄

就地球物种数量和生物总量而言,“草”占据相当比例。草的生长、成熟、枯死,是生命循环与自然规律,加之之漫山遍野、生命旺盛,古诗常有描述:“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萋萋总是无情物,吹绿东风又一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草”意象在晓角的诗中出現近40次,占据物类意象首位。首先,乌兰察布土地上,长得最多的是草,最有标志意义的也是草。草作为自然元

斯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兴起的一股被誉为“草原村排”的“排球热”。这个常住人口不足万人的小镇,由农牧民自发组织的排球队有49支,参与农牧民超过半数,农闲和传统节日都会举办排球赛事,每年达400余场,形成了“村村有球队、月月有球赛、人人是球迷”的氛围,“白天务农,晚上打球”成为这里的独特景象。歌曲《快乐村排》由此诞生,“村排小镇”名片越擦越亮,歌曲绘就的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美好乡情与画卷,激发起村民浓烈的文化共情。

就在今年“村歌嘹亮”大擂台举办前的一个月,“大地流彩”——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赛,在鄂托克前旗马兰花广场启幕。来自区内外77支参赛队伍喜庆相聚,点燃起北疆夏日的激情。开幕式上,歌曲《快乐村排》瞬间掀起气氛高潮,直播观看人数达到78.7万人次。“到鄂托克前旗,吃牛排羊排看草原村排”一时成为激情迸发的高频流行语。由此可以证明,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粘合剂和内涵支撑,而村歌应势成为唤醒与守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最美载体。

2022年,西南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部《村歌嘹亮》专辑,这是2018年启动的“爱故乡·村歌计划”全国系列文化活动成果之一,收入村歌20首。令人惊喜的是,其中有6首鄂尔多斯鄂托克旗村歌:乌兰吉林村歌《乌兰吉林好地方》、桃力民村歌《唱响桃力民》、扎德盖村歌《美丽扎德盖》、召稍村歌《美丽召稍我的家乡》、木凯淖尔村歌《红色柳林木凯淖尔》、察汗敖包村歌《眷恋的察汗敖包》。

村民参与创作,表达村民情愫,村民情不自禁跟着唱,喜欢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守望,就在这潜移默化、真情打动、真心投入中悄然完成。

已举办三届的“村歌嘹亮”意义独特,使命重大,也需不断创新完善。如,表演形式、展示内容、舞台设计可以再充实丰富。有些作品词曲、演唱及伴奏需要进一步提升色彩,增加更地道的地域感。加大名家帮扶力度,成立村歌工作坊,锤炼锻造有生命故事、有特色、有个性,叫得响、留得住、传得开的精品村歌,唱出心底老味道,守住乡村真灵魂。同时,也可以借势打造更多的村歌网红。

瑕不掩瑜,前景可期。正如荣获本次“村歌嘹亮”最美村歌《等你来》中唱到的:“芦花飘香鸿雁成行,你是我的诗和远方。”乡村与村民的期待就是“村歌嘹亮”的期待,期待村民们年年都能在村门口、山坡前,坐着小板凳,背依如黛远山,或面朝黄河长城大草原,美看上一场“村歌嘹亮”,欣赏别村的村歌,也不断找寻自家本村最美最嘹亮最动情最自豪的村歌。

村歌不是时髦的装饰,而是文化基因的深切守望,内心乡情的徐徐燃亮!

素,规定村庄的空间形态,勾勒村庄的存在轮廓和生命肌理。“地上有很多草”“满枝白花,芳草海棠”“一片枯草/沉坐在墙角/这一天他回忆他的种子”。“动态意象”坐在青草长出的土路上/只有一个人/春天在跟前奔跑/是个孩子,将村庄描绘成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家园。其次:“远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的生死循环特性,对应人的起落、村庄的兴衰,是隐形时光记录者。“你可以躺在青草上”“草写世上的路”“我消失在秋草的呼吸中”“窗棂听她哭/青草就长出来了/满了群山”“立春后/枯草终于开始忘记”“走在夏天晚照的草地里/我重新变得幼小”“向日葵有含胸的善良/风吹低月亮/草叶茂盛,雨水枯萎”。这些诗句,犹如生发触角、长出根须,激活了村庄的固有生命。第三,草与村庄是野治、守变、生死的对照。草拱卫村庄,不仅是村庄的表征,也是诗意解读乌兰察布的有效建构。“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看过荒草者,必定冬来人,将生存困境具象化为季节,获得了象征意义。“人走过的路都长草/长过草的地方都有人”“草原,草是火车的笛声”“驴车拉草走过桥洞”,草在无言中捕捉村庄变化,村庄历史若隐若现。对于“村庄”,“草”是记忆载体、遗忘盲盒。

“雾”的村庄

如果能用一首诗表达,诗人就不必再写第二首。本文开头,只是把委婉难解的《记忆》当作切口,这里,再抄录清秀易懂的《守望家园》,以显示晓角诗作的多元,并作调和:

守望家园

夜晚
村子在薄雾里
我们住在村子里
我往前走一步
月亮跟着走一步

总之,晓角以村庄为主要意象的诗,不图乖巧,缘于厚重,无意新奇,但求本色,凸显卑微中的沧桑、恒久与伟大,亦有梦幻情景与唯美诗行。非常契合的是,诗集《三天过完十六岁》装帧设计的主题就是“春”和“草”,颜绿色版、版小质润,一虚一实、里应外合,渲染多重村庄风貌,体现柔韧村庄精神。

最后想说,晓角的散文《旧语》《风衣与酒》等,粗砂砾石,直面人生,文笔沉重,体现更为现实本真的“村庄”,更能印证“我所有的情感都产生在村庄里”,颇值一读。



1997年,在影响广泛的“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上,董从民的油画《杀死的小牛》荣获优秀奖,一举成名;1999年,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上,他的油画《归途》又荣获优秀奖。两件作品的接二连三,使董从民成为内蒙古美术界一颗耀眼的新星。2003年,他的油画《城市边缘》在“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上又获“中国油画艺术奖”;2004年,油画《西北老厂房》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2009年,油画《拾荒者》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此时的董从民创作势头旺盛,作品频繁参加国内各级各类美术作品展,并因此荣获内蒙古美术创作“神马”奖,两次荣获内蒙古艺术创作“萨日纳”奖。2013年董从民完成“内蒙古重大历史文化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百灵庙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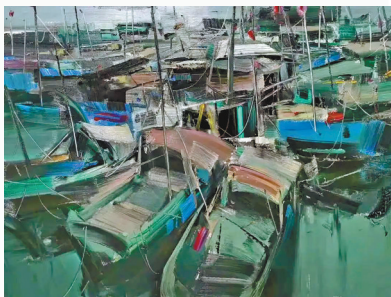
董从民的油画创作题材主要是内蒙古的草原生活和自然景观,其主题性作品关注草原的现实生活,注重现代文明以及城市化进程给草原和游牧民族带来的现实冲击和精神困惑,具有忧患意识,体现了一个画家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如《归途》《城市边缘》《西北老厂房》等。他笔下的人物往往被置于画面的主体,表现出迷茫、疏离的生命状态以及面对现实的困惑与无奈。而作品《拾荒者》描绘的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两个拾荒的男人以肖像的方式站立在画面正中央,背景是城市边缘的垃圾场和远处的城市景观。典型的人物,典型的环境,把粗粝的底层生活和底层人物表现得咄咄逼人,体现了画家对底层人物的关怀和赞颂。

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董从民的出生与成长之地。常年的草原生活给他的情感和心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造就了董从民独特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以及对内蒙古大草原所特有的审美心理与审美追求。他的多数主题性创作呈现出一种坚固、庄严、孤独、直面真实的勇气。由于感情的真挚,使他的油画作品折射出直指人心的力量。

董从民的风景画,则呈现出一种和人物画截然不同又一脉相承的情感体验。他笔下的风景在严谨且不失率性的描绘中完成了井然有序、轻松跳跃,画面整体安静、优美又略带一丝忧郁。其实,从深层次上说,和他人物画一样,流露出画家的感情基色和忧患意识。

从整体上看,董从民的油画风景一方面体现了内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博大深邃的草原容纳着人与畜,自然与牲灵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深情眷恋,对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深情怀念。董从民舍弃了风景中色彩的过度反差,而是把色彩对比的幅度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由此形成一种高明度的灰色调,将草原那种宁静的感觉通过对色彩的主观化处理很好地表现出来。在笔触的运用上,又给人一种宁静之中的运动感,使观众感受到宁静草原上涌动的生机。作为具象写实画家,董从民并没有拘泥于单纯的物象模拟,而是在理性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现实感受和情感体验,以挥洒的笔触、节制的色彩传递出他对故乡和草原的理解与挚爱,透过真实的表象,让观众体验画家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与认识。

艺术源于生活,董从民置身于养育他的土地,熟悉的生活内容,真切的心理感受,潜移默化了的民族精神,这些都使他的作品熠熠生辉。董从民说,“内蒙古是我出生的地方,这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草原是我成长的地方,那里天蓝草绿情更深,草原是我的精神家园,更是我绘画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草原生活、感情基色与忧患意识

——董从民油画创作略论

王鹏瑞

